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弟十二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中七十六條

枉者滅廢 履屨 亦不可以忘 視邇所代 其禍
將然 三就 顏淵 國一逢有德之君 夫子未知
以文也 不勦 禮儀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
人也無所不信 業功 不佞可佚 顓孫 欲善則
訊 天道 所親 賜得則願聞之也 自設於隱括
之中 直人 順君 在尤之外 闇昏忽 祇勵
知民之急 殺三苗 其言不貳 陶家 敷土 鮮
支 高陽之孫 稱以上土 夫子 泚水 滕氏

吳回氏 于越 參已 跋而望之 通中正 始教

千里 朽木不知 不積 澗 情之道 服汗

良士 尊嚴而絕 情邈暢而及乎遠 不可教 致

愛 貴賤有序 脫文十六 刑法 論吏德行 法

大史內史 庶虞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

祖皇考 貸 衰濯浸 大古 地移民在今之世

吁焉其色 可以表儀 與 天德嗣堯 楫機 變

從 下不由人 卒明 曰 明制 仁者爲聖貴次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

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
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爲韻犬雅蕩篇在夏后之世
與揭害讀才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
彼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
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
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
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

履履

於履履爲銘馮家大人曰履卽履之誤今本作履履者
一本作履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履履亦

誤學記正義引北無履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孔曰席四銘通爲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

一側。尔俗作尔不可不志。尔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

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尔。漢校官碑卑尔。識員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尔字遂廢。志。

讀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間。尔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尔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

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閒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尔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尔。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

視邇所代

後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卽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尔不可不志之

余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尔。今本作爾者借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已同聖人又何事。虜秦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馮家大人曰。蓋三就。馮當作蓋。三千就。馮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

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賈語卽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爲成就而曲爲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卽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爲成就可知。今以就爲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爲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卽襲此篇之文。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

子淵卽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爲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

朱本和之譌。作知未。朱本譌作未知。

曰譌作也。朱本也。下有曰字。

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

發之詩又曰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
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
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
文王肅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
子之言篇內引詩音並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
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勉

好學省物而不勉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怠而衍省
者察也省物而勉與好學同意猶言勉於省物耳注乃
以省爲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勉此曲爲之說

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薛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家語同。王注亦與。盧注同。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爲句。釋曰。不貌爲君子。竟其德爲句。敦

其言爲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

字之誤也。

練書美字或作業。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

而五美附今本美功與貴位對文
美字竝為作業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
案佚當讀為快。快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
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玉
縕於砥砢。凡人視之快焉。李善注引廣倉曰。快忽忘也。
說文作詖。云忘也。快詖竝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
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

語補。

欲善則訊 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爲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卽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是書多以爲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卽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偃也得之矣。乃總

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宋氏不知如爲而之借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有順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親字而今本脫之此荅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親字下文吾語女耳之

字蓋注文之誤八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

單行本

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

四字是其證

家語同

閻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

卒業二字有誤

閻昏

忽之意家大人曰閻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

人正文者

此篇盧注全脫唯昏字誤入正文故至今尚存

閻忽不明之意卽上

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閻忽楊雄

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閻忽不還閻忽二字本此

吳越春秋

夫差內傳閻忽家語正作閻忽之意

堉中陷於澹共

祗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
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祗勵史記五帝
紀索隱引作砥礪而朱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祗勵
本作祗屬祗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屬猶皋陶謨言
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祗屬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
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
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厲字
形相似因譌而爲厲今本作厲又厲之俗書故開元占經龍魚蟲
蛇古引大戴作祗厲而後人遂改祗厲爲砥礪謬矣自

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爲之說曰砥礪喻平
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主肅曰底
平也四遠
皆平而來
砥屬之也
離砥底與祇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
木爲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
不說庚亦與庚回爲韻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
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
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竝同宋本急作急朱本
改急爲隱孔氏補注曰急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
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急卽急字之

或改急為隱或即以急為隱字皆非也急與服為韻

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匍匐之匍於古音屬職部職

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職國

為韻爾雅釋訓愈退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息毒忒倉告

則惠職鞠為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為韻也又井九三

可用汲與倉惻福為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為

韻擅弓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為韻管子形勢

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而

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羣臣親附

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

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

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若作急則失其

人難再得此皆職緝二部相通之證

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為韻易象繫辭文言及楚辭遠

微為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聲口諸若罔則遠字亦

可讀若罔上文聽以知遠與微為韻猶幽風東

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為韻小雅谷風之思我下文以用

送爲韻。誨事爲韻。郁疑爲韻。時士爲韻。馬下爲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爲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爲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殺字之誤。古文尚書曰。殺三苗。殺之言竄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粢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粢。糲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粢。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粢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

也。又說文：竅讀若虞書竅三苗之竅。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竅同音。見唐韻正。竅竄，燦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卽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竅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眺以

成邦國之貳。

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眺作除。典瑞云：以除歷是也。孔曰：成，平也。引周官凡有闕

怒者成之。此曲爲之說。

家大人曰：貳皆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卽貳

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貳。若非貳字，不得與貳通。執事無貳，楊簡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

與貳同。若非貳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慝，慝與貳同聲。若非貳字，亦不得與慝通。書傳貳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貳，禮記宿離不貸下。

陶家

陶家事親，盧從屠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御覽引改。皇王訓六。家大人曰：家卽稼字也。大雅柔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屠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敷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傅。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
作敷土者。古文尚書作傅土者。今文尚書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
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
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
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

鮮支長

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慶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鼻
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
慶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趾大教連文矣。
孔曰。鮮支渠。慶禹貢所云析支渠。按者也。此西方所撫。

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

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爲析支之析矣，豈得又讀

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氐羌。戎字蓋涉下文山戎

而說苑脩文篇作西析支渠揆氐羌，皆其證。又案東長

鳥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

鳥夷，索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

夷。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

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木身作鳥，乃後人依今本再頁改之說。

見古文尚書撰異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為顓頊子者。五帝

德及世本之說也。五帝德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即顓頊。史記

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為顓頊子。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曰。顓頊生鯀。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

帝繫之說也。漢書律厓志。王逸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

篇注用之。志引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王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篇

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字。則後

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既仕堯。與舜代

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

馬說。則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為

之說曰。高陽。顓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卽顓頊。上古質略。餘父以前。旣無合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以上孔說今案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孫之孫。帝舜嬌牛之孫。皆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豈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

稱以上士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此承上爲律爲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稱以上士。釋曰。稱爲上德之上。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土字或作土。出字或作出。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論作土。傳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謀出。譌作謀土。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土。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譌作土。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土。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土。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土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土

爲出之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

夫子

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闕入。家語正作孔子。

泝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史以下六氏字。亦放此。

記五帝紀。泝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卽泝水。今之浦泝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泝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浦氏道。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氏卽氏羌之氏。蜀郡之有浦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氏道。別氏道也。首官表曰。懸有從夷曰道。浦氏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浦氏道。徼外而卽可謂之浦氏水。豈白水出甸氏道。徼外而卽可謂之甸氏水。涪水出剛氏道。徼外而卽可謂之剛氏水乎。且氏是氏羌之氏。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浦氏爲浦泝。以牽合大戴禮之泝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亾去。爲疫鬼。一

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泝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泝水者。泝蓋字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泝。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氏。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泝。則所見已是誤本。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媭

氏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
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
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竝據史記楚世家訂
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
堯之子，謂之女媭氏。女皇女媭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曰：于，發聲；越，猶春秋於越。
家大人曰：于當作干。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倞

注于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園校本改于爲子，又改注爲于越，猶言於越。誤與孔同。說見讀書雜誌。漢書貨殖傳參已。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知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蒙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已，則曲爲之詞。日參已，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已。參讀爲三。玉篇曰：己身也。卽曾子所謂日三省吾身也。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

文十二
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
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跛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跛而望之。不如
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跛而望
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
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
嘗跛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

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作道。荀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常爲邇邇。近也。故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作道非是。通爲邇之譌。漢巴郡大守張納碑。靡古不通。顏氏春秋。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碑。兼通。通並與邇相似。道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道穴聞。趙韓子外儲說右篇。道。譌作通。是通。道字相似。

始教

始教。亡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始教二字。義不可通。始讀爲怠。商頌。元身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鄭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讀始爲怠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殆。疏曰。疲勞倦殆。墨子。禱守篇。多執數賞。卒乃不殆。亦以

始爲教當爲教字之誤也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教佚欲有國教

教字相似故教與傲同亡讀爲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

古今文不同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蒯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

韓子飾邪篇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

作亡齊策老婦已亡矣韓子雜一晉文公慕於齊女

而亡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亡歸亡並與忘同

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教自求

禍者是也苟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投壺及晉語注

並云教慢也

千里

騏驥一蹀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于

里本作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蹀而止則尚

不能及十步而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駕
而不息也今木十步作千里者十干字相似又涉上文
千里而誤耳玉篇蹀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蹀不能千
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尙未誤荀子作騏驥一躍不能
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非也騏
驥一蹀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
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爲韻舍古讀若庶。說見唐韻正。若作
千里則失其韻矣。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並同

自沈泰本始改知爲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剡而舍之朽木不知所引卽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卽折衝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讀書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知孔以宋本作知爲譌字非也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卽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哲之爲知折折之爲提提亦猶折之通作知也他若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項如有頰者弁之頰禮運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爲倪說文隕讀虹蜺之蜺此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

不積 不至

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爲善而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聲無細而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爲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士教仁與義而不聞。得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意正與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爲之說。非荀子作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爲善積也。與邪同。安有不聞者乎。

漏

譬之如洿邪水潦濁房莞蒲生焉家大人曰濁當作屬

屬讀曰注

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奠注屬注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

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士昏禮卷大記之屬緝荀子禮論篇作注續

謂洿邪爲水潦所

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潦所注是屬卽注也今作濁者

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濁字唯集

韻有之亦非謂水潦

情之道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
家大人曰道讀爲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
導民之情也故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

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爲
治人情之道失之

服汙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
人曰。虛訓服爲事。事汙之語不可通。余謂汙上本無服
字。上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
辟不正廉。而羣臣汙矣。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
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

良上 始故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

必自擇左右。句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
於治事。家大人曰。此文本作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
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亦
於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兩是故上下相承。經
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二字。卽上文良
工之誤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文不成
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
與上二句文義不合。

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視。家大人曰。絕本作
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

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亦言其危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爲色，又誤爲絕耳。孔曲爲之說非。家語正作危。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闕于多。闕與貫同。一物治而萬物

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本

作情邇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闕于多。文正相對家語人

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

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見羣書治要。皆本於此

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者以而暢乎遠

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及字耳
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則民不從其教亦有民字

致愛

盛德篇。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疊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

作致仁愛。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別尊卑四字。此因兩有字相亂以致脫去四字。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也。遺。忘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鬪辨

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去十六字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爲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
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
者爲有功。盧以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
行能下刪理字。於德法者爲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
功。卽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
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
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
語執轡篇同。

法

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家大

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
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有
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
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
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
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
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

庶虞草

千乘篇。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

案嘗。祭名也。嘗新則非祭名。新字疑後人所加。

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皇考。此涉上文享字而誤也。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

祭曰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

貸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爲慝。

古讀貸如慝。說見月令。荷離不貸下。讒貸卽讒慝。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

貪。林事君。襄十三年傳。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鄭語。乘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用兵篇又云。

讒貸處較。

衰濯浸

畜水行。衰濯浸。家大人曰。濯浸二字。義不相屬。濯浸當

爲濯浸。廣雅浸。濯。漬也。字之誤也。衰讀等衰之衰。衰者差也。惟見

南說林注。齊語注。昭十二年左傳注。謂水之濯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

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卽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

大古

大古會壯之會。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會壯之會。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卽涉下文兩大古而衍。

地移民存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會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

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句。有脫誤。在今之世四字連讀。乃起下之詞。猶言其在于今也。上文在今之民。下文在今之世。皆其證。孔以地移民在爲句。似未安。

吁焉其色

四代篇。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盧無注。引之。謹案。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慨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吁豫。釋文。向云。睢眙。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訐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訐。韓詩作眙。云。恂。眙。樂貌也。眙。與。吁。古字通。少閒篇。公吁焉其色。曰。大

哉子之教我制也。吁亦喜貌。悅孔子之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卽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文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其香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

而用之

說見前其香體儀也下

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

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真篇曰不

可隱儀揆度是儀訓爲度之證

互見後議事以制下

與

事必與會會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

雅

與如也司馬訓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祀今某之業所孰孰與仲多顏籀如日與如也古書多謂言事必如其會會必如其位勿使

相越踰也孔以與爲與之祿位失之

天德嗣堯

晉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

之則語意不完。少閒篇魯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

楣機

此謂楣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家大人曰。楣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竝言楣機者。楣機當爲樞機。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柅也。所以止扉。鄭注繫辭以機爲弩耳。非也。辭見周易。皆門戶之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姬逸周書姬作媚。故知楣爲樞之誤。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爲之說。非也。從當作徒。節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害於政。

也。隸書徒或作從，從或作從。二形相似，故徒論作從。管子問篇：外人之來徒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慎篇：眾人或或我獨不徙。今本徙字並論作從。

下不由人

誥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麻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俗本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爲亦而刪之，非是。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麻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今本斯上衍卒字。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

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

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史記叔孫通傳

先平明諱者治禮。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

隸書卒或作平。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有卒字。故平誤

爲卒。史記衛世家。輟賊平。罪。索隱。平。或作卒。作斯者。後人以意改耳。斯與

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爲卒也。

曰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

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嬖。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爲日。而

孔從之。家大人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

是戴也與語詞耳。下同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爲日。下同

明制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爲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卽明哲之人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浙。是其例矣。

仁者爲聖貴次 美次

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爲次。且仁者爲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爲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

聖者。通明之稱。非謂大聖也。要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

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人之後下。智不如仁。

故曰。仁者爲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柘爲上。檣次之。椳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

次之雜記敬爲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竝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篇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鬢長大卽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卽此所謂力也。射御也。抑風節令篇頌人候候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候候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頌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

今巧趨蹌兮射則越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選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次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次豈得但謂之美乎。

經義述聞第十二

經義述聞第十三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下六十條

變 信憚 不傷 以故自說 志不裕 執之以物
不學而性辨 營之以物而不虞 治志 此見於
外 初氣主物 不隱 誠靜 生民 克易 靜而
寡類 壯而安人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巧名 直
惑 使是 皇於四海 何一之彊辟 何世安起
及利 何器之能作 鄒大無紀 霜雪大滿 此大
上之不論不議也 有神 海外 順民天心 畜地
制無 許魏 朝事第七十七 掌諸侯之儀 典命

諸侯之五儀

至

爲伯

所以明別義也

習立禮樂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計辭令

周知天下

之政

不行禮義

法

諸勝者

矢入分

御車之

旌

倨立

驕不息

故命者三句

辰故

故男以

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五十而室

及日

獨成之

道

多言去

達道德者

八月化

咀嚙

脫文八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變歷

文王官人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引之謹案變讀爲辯

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禮運大夫夙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

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
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下句本作
驚之以卒而度應今本應作料者後人以意改也據盧
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則本作應明矣
逸周書正作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

速數
驚敬

古字
通

不學而性辨

孔曰性辨生而能辨也家大人曰辨智也慧也言不學
而性自智慧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慧也晉語曰巧文
辨惠則賢

惠與
慧通

逸周書寶典篇曰辨惠于智商子說民

篇曰辨慧亂之贊也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辨知
東周策曰兩周辨知之土是辨與智慧同義下文無辨
而自慎孔曰慎古通以為順字自順謂順非也亦謂無智慧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

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曰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
度家大人曰盧以不虞為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
誤謂臨事而不惑也逸周書作營之以物而不誤是其
明證矣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呂氏春
秋忠廉篇曰利不足以虞其意。

治志

曰治志者也。家大人曰治志本作志治。上文煩亂之而志不治。正與志治相反。志治者其志不亂也。要象傳利武人之貞也。若作治志則於義疏矣。逸周書正作志治者也。

此見於外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家大人曰此見於外。本作必見於外。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竝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爲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蓋所見本與盧異。逸周書同。

初氣主物

家大人曰當作氣初生物。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

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譌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逸周書同。

不隱

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家大人曰。不隱本作不可隱。上文雖欲隱之。陽喜必見云云。正謂民情之不可隱。今本脫可字。則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逸周書同。

誠靜

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

懽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家大人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偕字也說見後靜而寡類壯而安人下情實也故經傳通謂實爲情

生民

生民有霽陽

霽今作陰

家大人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

有陰陽故多隱其情飾其僞也

見下文

據盧注云人含陰

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僞則正文之先民而後生可知逸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

克易

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丙不合家大人曰克

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陽交易。隸書交作交，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爲能，失之。

靜而寡類壯而安人

靜而寡類壯而安人。宋本及元明本皆如是。壯當改爲壯。壯卽莊之假借字。雅而堂本遂改爲莊。非也。盧讀靜而寡類爲句。注云：不好狎也。家大人曰：

經文本作靜忠而寬，類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類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其貌莊而安也。逸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明證矣。寬寡類類壯壯，皆字形相近而誤。漢祝長嚴詵碑，類作類外。黃合高彪碑，類作類。二形相似，故類謫作類。漢書刑法志，夫人

宵天地之貌。列子。楊朱篇。類。誇作類。犬戴禮。勸學篇。不飾無貌。家語。致思篇。作不飾無類。王肅注。類宜爲類。

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遂譌作靜而寡類。耻而安人。盧以寡類爲不好狎。則曲爲之說也。又案上文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又下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是情靜。古字通。檀弓。衛有大史曰桺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桺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是莊壯。古字通。說文。見。或作類。籀文。作貌。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顏師古曰類。古貌字。荀子。禮論篇。貌字。皆作類。今九經內不見有類字。而情字亦無作靜者。未必非後人所改也。犬戴禮

之靜忠而寬。頽壯而安。若非譌作靜而寡類。壯而安。人則後人必改靜爲情。改頽爲貌矣。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

家大人曰。俞讀爲愉。鄭注祭義曰。愉。顏色和貌。聘禮記。私朝。愉。

愉焉。釋文作俞。俞。盧注。甚。俞言無忌。非是。

進退工故。

句。其與人甚巧。盧以進

退工絕句。故字屬下句。注曰。玉能也。家大人曰。此當以

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

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

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淮南叔真篇曰。巧故萌生。

餘見

上文以故自說下。

是故與巧同義。故下句卽云其與人甚巧。且

與其入人甚僉對文虛失其諱并失其義逸周書作進
遑多巧。

巧名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家大人曰巧名
二字。文義不貫。巧於取名。不得謂之巧名。巧名本作竊名。據盧注云
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而復不平。則是俗規諫
行道以竊取名譽者也。故曰竊名。俗書竊字作竊。其下
半與巧相似。因譌而爲巧。逸周書正作竊名。

直愍

取直愍而忠正者。家大人曰愍字義不可通疑愍字之

誤。下同。說文曰愨謹也。廣雅曰設。與愨同。善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愨質也。直愨忠正義竝相近。

使是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家大人曰使是使之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訓爲是。是亦訓爲之。下凡言使是者竝同說見釋詞。

皇於四海

小辨篇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孔曰皇大也。家大人曰皇充也。謂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光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枕充也。孫炎本作光。故孝經曰光於四海。祭義曰敷之。

而橫乎四海。詳見尚書光被四表下。

何一之彊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

孔曰。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

子曰。彊侍某聞大道不隱。某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陳氏觀樓曰。何一之彊辟。當作何一彊之辟。

何世安起

用兵篇。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猶於也。此倒

句也。何世於起。猶言起於何世。

安焉古字通。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墨

子非命篇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

魏策曰。君其自爲計。且安於乎。安生

平。安窮乎。安貴乎。言於外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所安。失之。
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卽商於。

及利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孔氏補注曰。及利。猶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引之謹案。古無謂求利爲及利者。孔說非也。及當爲及。及取也。貪也。說文。及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沫。玉篇。及古汲字。晉語。還而不私。不汲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汲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汲。貪也。史記。貨

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
賂遺也。及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
之貪者也。及與及字形相似。學者多見及。少見及。故及
字譌而爲及矣。繫辭傳釋文引鄭注。臺臺。沒沒也。今本沒譌爲沒。

何器之能作

蚩尤愾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家大人曰。器本作
兵。此後人妄改之也。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
而言。不當改兵爲器也。古之所謂兵者。卽指兵器言之。
說詳日知錄。後人謂執兵者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

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太平御覽兵部一

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

鄒大無紀

厯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家。大人曰。鄒讀爲陬。鄒大無紀。本作孟鄒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無紀。今本脫一孟字。衍一大字。則文不成義。孔以大爲失字之誤非也。既言無紀。則無庸更言失。史記厯書曰。孟陬於滅攝提無紀。厯數失序。文與大戴略同。漢書劉向傳引作厯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今據以訂正。

霜雪大滿

霜雪大滿。甘露不降。家大人曰。滿本作薄。字之誤也。隸書

滿或作漙漙或作漙漙。形相似薄誤爲漙因誤而爲漙。廣雅曰薄至也。皋陶謨外薄四海。

言霜雪大至也。霜雪大至與甘露不降正相對。月令曰

雪霜大摯。摯亦至也。而伯莪黎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是大薄

卽大至。今本薄作滿則非其旨矣。楊簡本正作霜雪大

薄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家大人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夭疾。六

畜辭背。背卽背字。今本背譌作背。依楊本改。盧注背。癯也。今本癯譌作癯。妖傷厥身。失

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於六畜辭背下闕入此句。則

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爲之說非也。

有神

少閒篇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家大人曰。有當爲百字之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閒。若云昭有神。則文不成義。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

海外

海外肅慎北發渠。按氏羌來服。家大人曰。海下脫之字。下文三言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按氏羌來服。文皆與此無異。則此亦當有之字。

順民天心齊地

順民天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家大人曰。順民天
心。畜地。本作順天畜地。順天與畜地對文。順天畜地又
與下二句對文。今本上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
注文。順天之心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
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注言順天之心者。加之心二字
以申明其義。而正文本無心字。

制無

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孔依上文。改制無
爲制典。家大人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
必更制典物。卽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

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
慈民用行三明明親親尚賢皆四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
韻。

許魏

乃還伐崇許魏。盧注曰：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家
大人曰：許魏當爲誅黎。字之誤也。誅許字相似魏策秦
之欲誅之久矣漢書
朝鮮傳天子誅遂今本誅字並
誤作許黎字上半亦與魏相似誅黎。卽而伯斲黎之事
書大傳。女王伐邠伐密伐大夷伐耆。與黎
同。伐崇所謂五
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朝事第七十七

家大人曰。朝事下有儀字。而今本脫之。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覲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引此皆作朝事儀。

掌諸侯之儀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家大人曰。上掌諸侯之儀五字。涉下文而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

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列。

典命諸侯之五儀 至 爲伯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

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爲伯。家大人曰。此文當依周官作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其上公九命爲伯六字。則下屬爲義。今本典命下脫掌字。五等下脫之字。自以定其爵。至有差也。十八字。皆涉上文而衍。今依新校本訂正。孔欲顛倒其文。又以命上公九命爲伯連讀。皆失之。

所以明別義也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駟。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家大人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

說見後。不行禮義。卽上文所

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自執其圭瑞以下。皆所以別儀。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其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又云所以別親疎外內也。亦無明字。

習立禮樂

賓而禮之。三饗三會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家大人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孔氏補注曰。交歲相問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

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句。引之謹案。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爲句。諸侯交卽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不言世相朝者。案上文旣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五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其下卽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以上記交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

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使臣於所聘之君。亦有君臣之義。下文曰。君親醴賓。私覲致饗。既還。圭璋賄贈。饗會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尋討上下文義。不當有世相朝三字。顯然明白。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

計辭令

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引之謹案。計當爲計。大行人

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爲叶。今本汁叶五譌。茲從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文改正。是周禮故書協作汁。

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詰志篇。此謂歲虞汁月。高安朱氏本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材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麻書祝犁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初學記樂部上引樂汁圖徵。汁譌作計。並與此同。協辭命之通作汁。猶大史協事之。或作泚。鄉士汁日之。亦作協。也雅兩堂本改爲叶字。未確。

周知天下之政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家人曰政。本作故。此涉上文政事而誤也。故卽上文所謂事故也。經傳通謂事爲故。不可枚舉。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周官小行人正作天下之故。

不行禮義

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

修當作循說見曲禮謹脩其法

下不附於德不服於義引之謹案不服於義之義卽誼字也。不行禮義之義卽儀字也。二字異訓故並見而不

爲複。上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大行人掌諸侯之儀。又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禮儀卽此禮義也。上文又曰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周官義作儀。周官隸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曰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曰義已之威義也。卽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卽古義字。互見後別之以禮義下。

法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家大人曰。法本作具。此涉上文法度而誤也。政與正同。

此言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脩正者。賴有此具也。射義正義曰。此文兩見於射義聘義中。其正。謂脩正。字皆作具。本篇上文兩見其字亦作具。此不當獨作法。

諸勝者

投壺篇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孔從儀禮經傳通解於諸上增請字。家大人曰通解誤也。宋本作諸勝者之弟子云云。諸卽請之譌。小戴作請行觶。是其證。當改諸爲請。不當於諸上增請字。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卽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若云請諸勝者之弟子。則諸爲宄字矣。禮經文無此例。

矢八分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圓徑也。又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補注曰。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筈既短。圓徑亦殺。引之謹案。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今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八分當爲八介。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與八算。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

人人四矢也。故曰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摺三挾一介。注曰介猶枚也。

介即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介。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

字多誤爲分。周官內宰注。敘介次也。天宗伯注。雉取其字介而分。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

並云。介或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齊語鹿皮四个。宋庠本明

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蓋介者介字隸書之

省。說見通說。介字俗體之譌也。段氏國語校本從介字下。分者介字俗體之譌也。大誤辨見通說。

介字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弧下當有各字。

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言。每弧有

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爲一介。正

與此同。八介爲矢數而非圓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

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大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

御車之旌

射者之聲御車之旌盧改御車爲獲者孔仍作御車釋曰御車巾車也。大射儀巾車張旒或亦與唱獲焉。家大人曰盧改是也。上文云執旌旣載旌爲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爲之說非。

倨立

無倨立。孔曰倨跛倚也。家大人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毋借立。鄭注曰借立。

不正鄉前也。借與倍同。經解曰：倍从忘先，坊記曰：倍从而，就無告又曰：則民不借，繼衣日則民不倍。大學曰：上直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借。亦通作背。

靡不息

公冠篇：孝昭冠辭。六合之內，靡不息。博物記作靡不蒙德。家大人曰：息當作惠。惠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爲息。又脫蒙字。

故命者三句

本命篇：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家大人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从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从者。

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支不成義。注曲爲之說非也。

辰故

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家大人曰。辰字義不可通。孔

曲爲之說非也。辰故本作是故。

是故二字不須注。故盧氏無注。若是辰字。則盧

必辯其誤。或曲爲之說矣。

上言是故而下又言故者。古人之支不嫌

於複。經傳中若是者多矣。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說苑作

故。

辯物篇今依新校本訂正。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入歲而齟。

家大人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之下。

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今依外傳說苑家語訂正。

五十而室

大古男五十而室。家大人曰。室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

及日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家大人曰。及日當依新校本。作日。及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今本作及日。則不詞。孔曲爲之說非。

獨成之道

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陳

氏觀樓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次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道而行家語無。

多言去

家大人曰。多上有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

達道德者

易本命篇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陳氏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韓謩此言

萬物皆生於道。故唯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王肅改通道爲達道德。則非其旨矣。盧注引孔子曰。聖人智通於

大道云云。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地形篇。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即用此篇之語。

八月化

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孔曰。八月字誤。說文蟲八日而化。家大人曰。孔校是也。論衡商蟲篇亦云。蟲八日而化。以上文例之。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

咀嚙

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孔曰。嚙音喚。淮南子作嚼咽者。家大人曰。嚙當作嚙。字之誤也。玉篇。嚼疾略切。啞嚼也。咀同上。廣雅曰。咀嚙也。咀嚼。即咀嚼。史記司馬相如傳。咀

嚼凌藕是也。凡人及獸之食物曰咀噍。故曰咀噍者九竅而胎生。若囁卽呼喚之喚於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卽用大戴之文。淮南作嚼咽。小變其文耳。

脫文八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家大人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卽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皆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作至陰生牡。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

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並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與畫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誤也。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盧注曰：肥者象地堅實。犬者象地虛縱也。家大人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淮南盧作墟。墟盧古字通釋名。土黑曰盧是也。家高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墟卽墟字之譌。柔字則玉肅所改也。淮南家語皆用大戴禮文。堅與弱對。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說文墟黑剛土也。與沙土對。故盧土

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下文息土之人美。秬土之人醜。交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經義述聞弟十三